

紫琅诗会

向祖国报告

□肖四军

八月
流金似火
热血如潮
我愿
把生命谱写成奋进的歌谣
迎着“八一”军旗的光辉
向祖国报到

只要祖国需要
我会毫不犹豫地穿上军装
远离城市与喧闹
告别父母和学校
让足迹遍布祖国的边防和海岛
把理想融进祖国的脉搏与心跳

向祖国报告
一九八九年那个鲜花灿烂的季节
我带着乡亲们嘱托
投入了“红一师”的怀抱
参加过张北抗震
体味过寒冷中的希望与煎熬
经历过无数次军演
感受到强军对祖国有多么重要
支援过北京奥运
将所有激情化成和平鸽飞翔
还有满天的星光闪耀
组织过阅兵与防暴
穿越过戈壁、沙漠与山坳
六枚军功章
记录了三十年的奋斗与荣耀

向祖国报告
妻子和我同年入伍
戴上了“红一师”的袖标
飒爽的英姿
使她一度成为家乡人民的骄傲
她用二十七年的坚守
诠释三尺机台前的一声“你好”
经她训练带出的尖子
如今已遍布天涯和海角
值勤时用的“三六”编号
成了她一生中永不磨灭的代号

向祖国报告
刚刚大学毕业的孩子
决心要以青春的名义向你报到
他是一棵劲杨
成长在北方
具有着“红一师”的品质与风貌
我们愿意和他紧紧地站在一起
用绿色渲染深爱着的这片土地
用坚贞守护属于明天的美好
当你发现
有和平鸽掠过树梢
那是我们一同
在向祖国报告

馬畫八缸水硯染滯
黑博取百家長
方得龍風飛

王鵬書



王鵬書



鸟语花香

陈顺源

岁月流金

外婆家的老屋

□徐宁

老生常谈的文章标题，回味的却各有各的故事——

中国的老屋以徽、京、苏、晋、闽、川六大派系名扬古今中外，记忆里外婆家的老屋是属于苏派风格：青砖黛瓦、砖雕门楼，明瓦窗、过街楼，还有脊角高翘的屋顶，轻巧简洁、古朴典雅。老屋在南通城的西门外，那里有一座桥叫和平桥，它的门牌既写实又有些诗意——西北河梢48号。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南京工作的父母因为工作关系无法照看孩子，就把我们兄妹分而养之：已念中学的大哥留在南京独立生活；5岁的妹妹到上海三舅家寄养；念小学的我转学到南通人民路小学读书，在外婆及二舅家居住的老屋里生活了一年半。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生活的那段时间住的那三间老屋和一个大天井，只是整个建筑的一小部分。外婆家的老屋实际为左右二排合计63间，左边四进，右边三进，其中左四进的第一进为临街所建二层楼房，后面三进是有天井的正屋；右边前为大门堂，后边是有天井的三进正屋。每进正屋分为厅堂、东厢房和西厢房，在每进正屋的天井里会配有辅助用房，如厨房、储物间等。老屋前临西门外大街（老城街），后靠西北河梢（小巷），从前门堂到后门堂足有200米左右，占地2亩左右。

沿江一带多雨潮湿，每进正屋都抬高地基一米建造，并留有排水透气孔以防潮，到两边厨房杂屋要下一米的石阶。正屋前有1.5米的廊檐，用磨石子做的地面，上有磨石万福图案。天井用青石铺设，角落有一口无栏井作为生活用水。两排房子间有两米多宽的防火巷，巷子尽头有一口高围栏的大井，平时用于做饭洗衣日常生活，如遇火警可方便救急。正屋的前几进房为七架梁，最

后一进为九架梁，建筑结构为木结构框架，外高墙和四周为小青砖，山墙上方有数枚菱形的铁巴钉，下方有数个砖雕出气孔，听老人们说铁巴钉是梁、柱、墙之间的加固物，这样的构造更稳固结实。屋内九架梁由八根直径约40公分有青石花岗岩底座的圆木柱支撑，东、西房和堂屋之间用木制杉板漆而隔，全屋都铺设了有桹骨的厚实木地板，东西房顶吊有做工考究的重漆天花板，屋高通透，冬暖夏凉，十分惬意。最后一进正屋的后面，还建有近二十间偏房，是家中佣人、厨师、车夫等人的住所和一个大厨房。

我所说的住外婆及二舅家的老屋，是左边最后一进的老屋。按当时的说法，如今的人民中路从十字街到西吊桥的城内一段叫西大街，城外从西吊桥到端平桥的一段叫西门外大街，从这条街穿过南北向的曹家巷便是西北河梢，那是老南通西濠河上的一处较大的河湾地带，是许多船只停泊的水陆码头。因为这里地处水陆交通要冲，所以商铺林立、居民密集、人来客往，市面相当繁荣。在一段长约三百米、宽仅三四米的弹石路面街道上，鳞次栉比地开设了多家纱布庄、钱庄、五洋百货店、南北货店、茶席庄、电料行、食品店等。外公在此开办的“祥泰炳纱布庄”与泰源治、春源恒、溪记、约泰等是西大街最大的商行，在南通很有名气。外公后来还开办了钱庄、布庄，他虽只读过私塾，却有很好的经商头脑，且对教书育人很重视，他供儿女们都上了学堂，三舅还到日本留过学，即使是女孩子，也给予了良好的教育，我妈读了南通女师，姨妈则按她的意愿去南通中学读了高中，还办了一所小学取名为“炳君小学”，免费招收当地孩子入学读书。

外公在1958年去世了，我只在照片上见过他威严精干的形象，更多的是听外婆和妈妈对他

的描述。妈妈因为家里众多兄妹中的老小，从小聪明伶俐且体弱多病，深得外公外婆的怜爱。而我转学南通寄养时，外婆把对小女的爱转移到外孙身上，我与外婆的感情非常深厚，她的慈眉善目、睿智聪慧的形象时时会浮现在我脑海里。记得刚到外婆家的头两天，9岁的我还时常想家，外婆把竹席铺在地板上，席地陪我玩竹牌接龙游戏，给我讲有趣的老故事，吩咐二舅买南通的名点茶食，二舅妈烧各式花样的菜肴。每天有外婆的陪伴，吃着可口的的美味，我渐渐融入到老屋子里的大家庭。

二舅一家人待我很好。舅舅善良实在，打得一手好算盘，还会修钟表；舅妈贤妻良母，做事麻利干脆。我和我的亲戚小伙伴们是老屋里的捣蛋鬼，我们在防火巷里赛跑，在老屋里打牌下棋、捉迷藏，我们常常玩“上天入地”的游戏，“上天”是爬上天花板玩“躲猫猫”，在天花板上面，我们居然能直立行走，“入地”是我们发现老屋后门有一个重彩漆画屏风——一面绘有梅兰竹菊，一面刻有隽秀的书法，屏风下面有一个正方木板盖，有一天，我们揭开木板盖，惊讶地发现那里竟是地下室的入口，我们打着手电筒，小心翼翼地顺入口拾级而下，拐个弯，竟看到一个40多平的大房间，四周都是混凝土构造，三面墙上各有一个油灯台，墙上方四沿有8个换气孔，里面很是凉爽。那是我们夏天的清凉避暑之地。后来二舅告诉我们，这里的地下室是外公对老屋的精心设计之一，平时是储物窖，战时就是防空洞。

老屋里的故事还有许多许多，老屋的后代们凭着诚实善良、勤劳睿智打造了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老屋承载了一个家族的历史，那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如今老屋虽已消失，而它永远是我们血脉亲情的记事平台……

灯下漫笔

七月的巧云

□陈健全

7月19日，周日的傍晚，暴雨初歇，云破天开。早早吃了晚饭，便与妻子去离家不远的濠东绿地散步。

过了车水马龙的濠南路口，方到一碧如洗的濠河之滨，只见文化宫大楼方向飘着大团大团的棉花云，如丝如缕。不时，有江鸥从云中穿出，掠过波光粼粼的水面，翱翔天空。

沿着绿地小径蜿蜒徐行，穿花绕树，本想到新修的网红“打卡地”——白沙滩瞧瞧。只是，走了没几步，刚到梅庵书苑西侧的水榭边，就发现西北方铅灰色的云层底部忽然发亮了，且透射出一道道橙红色的天光，露出变幻彩云的端倪。

这可让我们喜出望外，因为民谚恰有“七月看巧云”之说呢。于是，索然不走了。近水楼台先得“云”。眼前的水榭无疑是看云的最佳地点。

倚栏翘目望去，但见主城区西北天空上方，浓云密布，厚重得如同一层层棉花胎似的，摊在床上。而在厚厚的棉花胎底部，由西向东，火红的晚霞如火山喷发的熔岩渐次扩张、渗透。正因了如此强劲的渗透力，与霞光接壤的乌云，渐渐幻化成酱紫色、钢蓝色、淡蓝色。另外，那涨满两岸的濠河水也完全溶化了，仿佛溶成一泓流淌的铁水，在缓缓流动。

但霞光上头的乌云似不甘心退却，仍盘踞阵地，困兽犹斗。所好有风，风似擂鼓，风起云卷，龙争虎斗，好一番云彩大战。终而，乌云敌不过火龙一样的旗云，再衰，衰而竭，一团团地被撕扯得四分五裂。由此一来，天空重的云、轻的云、薄的云，随风组合成了一幅飘逸的水墨画卷。

“习习和风起，采采彤云浮。”看云在高空变幻无穷，水榭上的人们除了手机咔嚓不已，兴奋之情更溢于言表。有的手舞足蹈地说，东头那片云活像天马行空，还甩起马尾呢；有的说，中间那个像原子弹高爆的蘑菇云，连顶上的伞沿也在呼呼升腾呢；有的说，西方有骆驼，好像在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呢……

总之，无论你说像什么，还是他说真像什么，天上那些象形的图案，反正跟孙悟空学会了七十二变一样，一直在閃转腾挪，变化万千。看云，也好比“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属羊的妻子说当空的那片云像羊群奔腾，而我呢，则觉得那云既不像蘑菇云也不似羊群，倒如一只大鸟。对了，是传说中的大鹏。巨大的双翼自空而降，直垂波心荡漾的浩渺水面。那么白那么大的翅膀，倘若一下子扇动起来，势必会“水激三千尺，转扶摇而直上者九万里”。不过，大鹏也许老矣，显得一脸安然、泰然，安泰得要睡着了。只有带着金边的柔软白色羽毛在轻轻舒缓着。可一眨眼的工夫，大鹏又悄悄消失了，现成一座粉妆玉砌的巍巍昆仑，玉树临风，伫立在天际。

不一会儿，红霞满天。触目所及，不止于云朵，满世界的景物都笼上了绚烂的红纱。远方的电视塔、高楼，怡桥下原本金黄色的龙舟，近处的两岸树木、花草，乃至我们周身上下，都被染成了一抹嫣红。特别是面前连漪的河水，红彤彤的，俨然野火在熊熊燃烧。古人曾吟霞光照水，是半江瑟瑟半江红，而此时此刻的濠河，不正是满河流火满河红？

看着看着，随着天幕下的万丈霞光消失了，朵朵巧云由红变橙、变紫、变蓝。接着又变换成淡淡的白云。七时许，除了濠河两岸的华灯初上，一切又归于平淡，归于本来的形色。

“流逝永恒，此刻亦永恒。”欣于所遇，不满足暂得于已，就在水榭边，连忙将这可遇不可求的云彩拍照分享朋友圈。归家途中，云也散了，但碧空还在。